

周

季

編

略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威烈王三

王名午考王子

丙辰元季春正月王踐位

衛侯卽位

後諡懷

秦庶長黓與大臣以兵脅其君自殺國人立其孫諡其君

曰懷

本世家懷公四季

晉韓虎卒是爲糜子子啟章爲後

晉幽公十四季表于明季書韓武子元季

晉趙無恤卒是爲襄子初晉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

無恤未立後先爲二簡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
賤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三季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
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而奏
之于是簡子賢無恤以爲後無恤旣執政滅代以代封伯
魯之子周爲代成君復以伯魯故有五子不立後欲傳位
于代成君代成君先歿乃以代成君之子浣爲後至是浣
執政季少徙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自立于代

依季表
世家韓

詩外傳通鑑合纂表于
明季書趙桓子元季

晉魏駒卒是爲桓子孫斯爲後

表于明季書魏文侯斯元
季與紀季書魏文侯立于

考王元季相岨十六季索隱引世本文侯是桓子之子古
書不同如此表書魏文侯斯斯文侯名也世家桓子之孫
曰文侯都魏都魏二字連讀徐廣誤以都字句斷
近朱竹垞作孔子門人攷云文侯都未可據也

衛卜子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初受經遂通章句大義季方
十九從孔子戾于陳蔡已以文學名其後篤志聖道出見
王公大人之紛華盛麗蔑如也孔子歿知道不行退而設
教于西河之上愍學者之狂而簡也先教之灑埽應對進
退作其敬恭化其驕惰然後講授經義日引月長漸致其
道如百工之居肆成事者然弟子顯名者段干木田無擇
潔己高蹈義不苟合富貴無所屈曾申高行子傳其詩學

公羊高業梁奕傳其春秋學易禮之學弟子亦有謹守之
 而遞傳之者譬諸艸木穠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莫不各
 遂其性以成其材是時諸侯卿大夫多不說學獨魏斯往
 受經執弟子禮因矯其失以教之由是魏斯之賢聞于天
 下依史弟子列傳索隱正義儒林傳索隱禮論劉向別錄
 陸氏釋文序錄蘇子由古史論語拾遺闕里志詒書合
 纂田子方名無擇見莊子田子方篇儒林傳索隱引謝承
 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此蓋其遞傳之門人子夏易
 傳先儒或以不見漢志為疑近徐位山力辯疑者之失表
 魏斯受經在威烈王甲戌則子夏季百有九歲依魏世家
 書受經于安王辛巳則子夏季百有三歲依大事記書受
 經于威烈王乙亥則子夏季百有三歲時難確定今書魏
 斯受學于始為大夫之季而
 已是時子夏季已八十有四

丁巳二季春正月秦伯卽位

後謚靈

晉趙嘉卒是爲桓子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殺其子

迎浣復位

表世家同表于明季書趙獻侯元季楚世家簡王八季云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

是晉三家之列于諸侯在此
季矣特未受周天子之命耳

鄭伯丑夢謚曰其子已立

世家共公三十季以下幽公殺于元季推之當作三十一季大

事記書此事于奔季今從稽古錄

戊午三季春正月鄭伯卽位

晉韓啟章連師伐鄭殺其君已鄭人立其君之弟駘謚其

君曰幽

世家弟駘表作子駘

晉大旱地生鹽

十六季晉幽公十六季北堂書鈔百

事

十一月晉有火下北方其聲如鼓

大紀鼓作雷此據外紀

己未四季春正月鄭伯卽位

後諡

夏四月晉大雨雪

大紀四月今之二月雪或有之此記大雪也

秦于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

世家表封禪書秦靈公三季

庚申五季晉丹水出相反擊

本紀季水經沁水注引紀季云幽公九季者紀季以晉幽公立

于考王十二季在位十季而卒與史記先後不同也依今本紀季及史記攷之此爲晉幽公十八季

辛酉六季晉侯柳娃婦人夜竊出邑中盜弑之魏斯以兵誅

亂者立其君之子止謚其君曰幽

本世家稽古錄大事記參攷幽公十九季索隱

引紀季云夫人秦嬴絃之今本紀季云大夫秦嬴二音互異是非難定陳穆堂紀季集證從史記季表皇極經世之譌武斷魏文侯弒其君大謬式三謂魏文侯周季之賢主也趙韓魏分晉事在考王四季非魏文侯之責也晉幽公嬖皆被弒魏文侯以兵定亂立晉君尤韓趙所不能爲也蓋得其師卜子夏之教矣

壬戌 七季春正月晉侯卽位

後諡烈

晉魏氏城少梁

史表秦紀同

晉趙氏城泫氏

紀季水經沁水注引同

晉韓氏城平陽

水經汾水注引紀季城作都今本紀季同攷史記韓氏居平陽在韓貞子時都當作

城

癸亥 八季秦與晉魏氏戰于少梁因其城而爭之也

本季表晉烈公

二季秦靈公七年
秦紀連書于海季

甲子九季晉魏氏復城少梁

史表晉烈公三季

楚人伐晉攻魏氏南鄙至于上洛

紀季水經丹水注引紀季同楚簡王十五季

秦塹河類而城之

本季表秦靈公八年呂氏曰備晉也

秦初以君主妻河伯

季表河伯無伯字依索隱增司馬貞曰取它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

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娶婦呂氏曰用諸河以求福也魏西門豹爲鄴令鄴民苦歲爲河伯娶婦豹禁之

正與此同時魏與秦鄰意者染秦俗歟

乙丑十季越滅邾以邾子鳩歸

越世家索隱引紀季云朱句三十五季當在下十二季與

今本合據水經沂水注引紀季云烈公四季今從之編此

外紀大事記海編近釋史表俱書于八季由烈公卽位之

季先後不同也

晉趙氏城平邑

據水經河水注引紀季云烈公四季又初學記卷八所引同今本紀季書于八季

丙寅十一季齊田居怵伐晉圍趙氏鄙平邑

本紀季水經河水注引紀季同

晉烈公五季齊宣公四十一季

秦城籍姑修龐城

本史表靈公十季紀云十三季諱衍三字也

衛敬公之孫穰弑其君廔諡曰懷穰自立

世家懷公十一季按懷公弑昭

公而自立穰敬公之孫昭公之從子也義當討弑君之賊然懷公已立十一季矣壽史書弑仍之

秦伯夢諡曰靈國人寢其子師隰而立其季父悼子

悼子名猶

後惠公之子名出子也稽古錄云悼子名衛諡也

丁卯十二月春正月衛侯即位

後謹慎

秦伯即位

後謹

中山武公初立

依表及趙世家編失名傳謹

河南公揭發諡曰桓子威公立

依外紀大事記編威公失名莊子達生篇釋文云威

公崔本作威公竈竈豈其名與是季中山武公初立西周

威公初立徐廣注曰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本係西周

威公之注後表文既殷因移徐注于中山武公之後趙世

家注同此誤索隱已疑徐注則效錯已久也春秋末晉已

不能制中山周安能滅中山而封宗室

辨此者多矣今特明其效錯之由如此

晉中牟之鄙人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

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

說苑三甯作二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

五歲而西都威公以爲師

呂覽博志說苑建本漢藝文志合纂說苑末曰卷者之速也而

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宐哉

西都威公問于甯越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凶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至矣窮者不達廢者不起凶者不存四方之士叛矣士存則君尊士凶則君卑威公曰士壹至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乎有士曰僕胥邛負客凶晉晉用之有城濮之戰有士曰苗賁皇凶晉晉用之有鄆陵之戰有士曰上解子凶晉晉用之有兩堂之戰又有士

曰伍胥亾吳吳用之楚幾亾國士胡可不貴乎

說苑尊賢

戊辰

十三年齊田白逵師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表世家齊宣公四十二年

晉烈公七年

秦晉戰于鄭下

表秦簡公二年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外紀大紀大事記此河水之一大變也

己巳十四年大雨雪自痔季十月至正月

外紀

齊田白逵師伐魯攻葛及安陵

表作伐魯葛及安陽此從世家齊宣公四十四年魯

元公十年

晉魏斯使其子擊逵師圍繁龐出其民

表世家晉烈公八年

越王翁蕞是為朱句子翳立今紀季與索隱所引紀季翁皆作朱句云朱句三十七季

按翁與朱句亦是一名一號與鹿野騷與同

庚午十五季春正月越王卽位號失

齊田白遼師伐魯取一城表世家齊宣公四十五季魯元公二十季

齊田白欲伐越問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

越猛虎也白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謂句和子曰以告

鴟子鴟子曰君死矣而民猶生乃止本呂覽順民無季可附編于田白死之詩

見國之與立者民也

晉趙氏取平邑復城之表世家外紀參定此十一季爲田齊所敗者歟十季城之故曰復晉

烈公

九季

辛未十六季日有食之表

魯侯嘉蒙謚曰元子顯立

世家元公二十一季帝王世紀云元辛亥終辛未與世家之季

數符季表書穆公元季于十九季元公元癸升終癸酉亦

與世家之季數符以田莊子之卒季攷之從帝王世紀爲

合大事記稽古錄從世紀顯索隱引

世本作不衍通鑑作衍諸文不同

壬申十七季春正月魯侯即位

後穆

魯以公儀休爲相休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會

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一日會于舍茹

葵而美問之則其闢白種也乃拔其闢葵見其家請婦織

布命遣之燔其機曰吾已會祿又夔園夫紅女利彼安所

售其貨乎客有遺魚者不受客問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

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如受魚將枉恣枉

恣而免誰復給我魚事見韓非外儲說右史循史傳韓詩外傳三淮南道應訓又漢書董仲舒

傳據大事記編于魯穆公卽位之季據說苑魯穆公之

魯公儀休爲相未必果初季矣難確指爲何季姑從舊

魯有泄柳者家貧守道毋歿頒賙布之餘不家于魯魯侯

聞其賢往見之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柱國君之駕

何不納哉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

天下有欲治之君雖徒步以朝猶爲之不然徒徼榮也魯

侯卒見之當公儀休為相泄柳仕焉

禮檀弓孟子說苑皇極經世大事記并編

呂氏曰穆公雖不能用于息然尊賢尚德時所罕見以魯之弱崎嶇疆暴之圖竟能與戰國終皆由此歟

秦初令吏帶劍

季表秦紀簡公六季

晉魏斯達師伐秦築臨晉元里

魏世家季表又見地理志左馮翊下晉烈公十一季

晉韓啟章卒是為武子子虔為後

韓世家虔後諡敬侯

晉趙浣卒是為獻子即後所追稱獻侯者也子籍為後

趙世

家式三按韓武子趙獻子世家不稱侯則當時猶未僭號也趙獻子後追稱曰獻侯籍後諡烈侯

齊田白卒是為莊子子和為後莊子之喪赴于魯魯人欲

勿哭魯侯召縣子瑱而問焉縣子瑱曰古之大夫束脩之

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

欲勿哭焉得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恚而哭之有畏

而哭之魯侯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瑣曰請哭諸異

姓之廟于是與哭諸縣氏據索隱引紀季田莊子卒于齊

田悼子卒于齊宣公四十七季在也據田齊世家莊子後無

非魯穆公時魯穆公時悼子卒也據田齊世家莊子後無

悼子鄭君禮注云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疏引世

本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恆常班盤伯白古僧用

其世次與齊世家合此從紀季齊世家并采檀弓參定田

齊世家莊子卒于十五季與此差二季檀弓縣子名瑣又

有歲早問縣子而徙市

事無季可附闕之俟攷

癸酉十八季晉魏斯達師伐宋遂使樂羊達師伐中山國之

趙表云魏使太子伐中山此據魏世家晉烈公十二季宋昭公六十一季

齊田和連師伐魯取郕邑

田齊世家魯穆公二季齊宣公四十八季

秦塹洛城重泉

史表簡公七季秦紀云六季

秦初租禾

表紀

晉魏斯達師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郟陽

紀季云雒陰郟陽水經河水

注引紀季同此據魏世家

晉韓虔達師伐鄭取雍邱鄭城京

韓鄭世家同鄭繡公十五季大事記書鄭城京

于下二十季

命魏斯韓虔趙籍達師伐齊入長城

本紀季水經卷二十六汶水注引紀季云

晉烈公十二年同外紀書于十六季由外紀書烈公之立
先二季也大事記烈公即位既後外紀二季此仍從外紀
矣

楚王中夢謚曰簡子當立

世家簡王
二十四季

孔子之孫伋居魯魯侯師事之問曰寡人不得嗣事先君
二季矣欲掩先君之失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對曰
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教以虛飾非伋所得言魯侯問
利民之策對曰莫如除非德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
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令後世有聞
抑亦可矣魯侯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對

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
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也人莫知而毀臣是臣之爲善而
受毀也此不願而不可避也若爲善而不欲人知臣以爲
非虛則愚也其友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于
榮利魯侯曰公儀子如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
言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之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
待賢納用其謀雖疏會水飲彼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
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
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

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事見孔叢子禰訓公儀及高士傳外紀大紀編於此據不

得嗣事先君二季之語也餘以類刊

魯侯欲相孔子佞辭之將公魯魯侯曰天下之主亦猶之寡人也公將安之對曰蓋聞君子猶身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隄天下之君臣竊以爲言之過也遂公魯

孔叢子

抗志

甲戌十九季春正月楚王卽位

後謚

鄭敗晉韓虔之師于負黍

韓鄭世家表同鄭繻公十六季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遂伐衛取毋邱

毋邱地志古員城卽古員

國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里母或譌作母表作丹陽
孔子伋仕于衛或勸之公荅

曰如伋公君誰與守迺薦苟變于衛侯曰變才可將五百
桑衛侯曰吾知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會人
二雞卵故弗用也對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
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
不可使聞于鄰國也衛侯曰善衛侯又問曰道大而難明
也今欲學術何如對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
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

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衛侯曰善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孔子優私惡之告公邱懿子曰以吾觀衛甚可惡也公邱懿子曰如何曰人主自滅則眾謀不進事是而滅之猶卻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未幾復自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日非矣衛侯曰何故對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出古今以是亾者踵接可鑑也

季表世家孔叢子居衛抗志合纂通鑑大記書子恩仕衛事于安王二十

五季甲辰以子息生于魯哀公二季戊申計之相距一百
十七季綱目書于顯王二十三年乙亥相距一百四十八
季季皆不符合今書于此子息季八十有七魯
穆公三季衛慎公八季齊宣公四十九季

乙亥二十季晉魏斯之臣樂羊圍中山三季攻之急樂羊有

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以示之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
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羹與其首羊啜之
盡一椀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歿節忍所不能忍也畏
而降之旣降羊歸有矜色魏斯命主書者舉兩匱書以進
令羊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羊乃謝曰中山之舉非臣
之力主之功也

魏策韓非子呂覽淮南人閒訓說苑貴德
復恩合纂說苑載魏文侯言吾以武下樂

羊三季而中山獻于我國策秦甘茂亦言樂羊攻中山三季而拔故編此于伐中山之後三季舊史以爲一季事非也後安王末季趙伐中山顯王二十六季魏以中山君爲相是中山復國後事樂毅傳曰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復國不知何季不能錄焉十二季書中山武公立此所滅之君必非武公也滅國君不謹武

晉魏斯使李克守中山翟觸薦之也

依安王二季魏侯卜相篇編此稽古錄嘗

任李克爲政于十九季

晉魏斯使吳起爲西河守亦翟觸薦之也起衛人先仕魯齊人伐魯魯欲以起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欲就名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少時家貧千金游仕不遂破其家起乃去衛與其母訣留爵而盟曰

起不爲卿相不入衛遂之魯事曾子頃之母然終不奔喪

曾子絕之

史本傳作曾子而通鑑作曾參本呂覽據劉向別錄起受春秋左傳于曾申禮檀弓魯穆公母

卒使人問于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是曾申亦偁曾子故依本傳

今又殺妻求將是殘

忍薄行人也魯侯疑之謝吳起起乃之晉說魏斯魏斯適

有伐秦之事以問李克曰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然

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使之同擊秦拔五城至是

又從樂羊攻中山與士卒同衣食分勞苦臥不設席行不

騎彘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說苑復思以此爲攻中山時事

卒之母聞而

哭人曰爾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往季吳

公吮其父之疽其父力戰歿于注水之軍今又吮其子安知是子何戰而歿是以哭之翟觸以起善將兵能得士心薦之

稽古錄書起爲西河守于十九季齊次風帝王季表同今據起傳說苑合纂

吳起旣守西河有秦小亭臨境不公則害田者公之則不足
以徵甲兵乃倚一車轅于北門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外
者有賞又置一石菽于東門外而令之曰徙此西門外者
有賞賞各如令人信之于是下令曰今攻小亭能先登者
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

韓非

子內儲說上
呂覽慎小

初晉太史屠黍見晉侯之無德義也奉其圖恣而來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對曰晉先亾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不敢直言示晉君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如是是知所以亾也故曰晉先亾也居三季韓趙魏果分晉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于禽獸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男女切倚無休息此

亾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至是中山亾威公又見屠
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周問焉對曰君次之
威公乃懇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
以爲諫臣公苟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之
身乎

呂覽先識說苑權謀合纂高注呂覽云屠黍曾出公
之太史蓋有所本說苑權謀出公作平公平字譌屠
黍作屠餘古同警通借切倚說苑作切騎淮南齊俗同呂
覽注切磨倚近也淮南注騎足也隨文訓之說苑義蒔作
騎驎史驎趙駢
作史理趙駢

孔子仍適齊齊侯問以圖帝之策對曰不可也君不能去
貪利之心齊侯曰何如對曰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

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達此

則其利心外矣

本孔叢子抗志齊宣公五十季

丙子二十一季齊侯就匝欒諶曰宣子貸立

世家宣公五十一季

齊田布殺其大夫公孫係公孫會以廩邱叛田氏歸晉趙氏田布圍廩邱趙氏使孔青將敢死士往救之與齊師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二萬以爲二京觀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是謂內攻之孔青曰齊不收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舉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舉二與之尸而

不取其舉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是謂重攻之

李表田齊世家紀季呂覽不屬合纂孔叢子論勢以歸尸爲子順語紀季孔青作孔肩書

其事于十七季古書互異類此

晉魏斯偕田無擇從中山奔命安邑遂召其長子擊守中

山擊逢無擇于途

魏世家云遇文侯之師田子方說苑云友蓋先友後師也下車趨謁

無擇坐桑如故擊意不說因問曰不識富貴者騎人乎抑

貧賤者騎人乎無擇曰亦貧賤者騎人百富貴者安敢騎

人諸侯騎人則失其國大夫騎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行不

合言不用則躡屣而適秦楚百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富貴

者柰何能同之哉擊乃再拜而後退既而魏斯過擊擊以告魏斯歎曰微吾子之故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吾欲伐中山以武下樂羊三季而中山獻于我我甚以得有武功吾所以不少進于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貧賤不可驕人田子方豈不知之言此以激厲擊自

魏文侯虛心教子亦復賢矣木魏世家韓詩外傳九說苑尊賢及文選任昉爲范尚書讓封侯表魏世家云擊不擇而忤此依外傳云再拜而退從善而書魏世家連綴此事于十八季伐中山下今既據國策說苑以中山功成于三季後又據霍璜語有李克先守中山之事故編于此

孔子伋自齊返衛衛侯曰願有賜于寡人對曰惟進賢耳
衛侯曰進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必以實對曰衛之東境有
李音者賢之有實者也衛侯曰其父祖何也對曰世農夫
也衛侯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對曰臣偁李音偁其
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
考李音父祖雖善農而音亦未必與之同也衛侯屈而無

辭

進賢皆知以實奉不實可鑑也
本孔叢子抗志衛慎公十季

丁丑二十二季春正月齊侯卽位

後諡康

宋公得夢諡曰昭子購由立

史表于貞王十八季書宋景公卒世家云昭公四十七季

皆非也宋景公卒于魯哀公二十六年上申殿得爭立國
人卒立得左傳可據則昭公癸酉即位至此六十五季矣
近李錯戰國表既據左傳即位之季新沿世家
四十七季之謬以致奔後時事舛錯必不可從

戊寅二十三季春正月宋公卽位

後諡悼

九鼎震

表紀同漢書五行志曰金震水動之也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趙追尊獻子爲獻侯

晉烈公十七季表世家于是季書魏文侯二十二季趙烈侯韓景侯六季稽古錄于是季書魏文侯斯韓景侯虔趙烈侯籍元綱目依史記三晉事實稽古錄以受命爲始周之事實

燕侯彊諡曰潛子莊立

世家潛公三十一季層一作闕古同層借莊今史失名世家索隱引

季表有釐侯莊

之文今據書

楚圍宋十月罷

呂覽慎勢大事
記楚瞽王五季

已二十四季春正月燕侯卽位

後謚
釐

王崩謚曰威烈太子驕嗣立

周紀漢書人
表驕作驍

盜弑楚王當謚曰瞽子熊疑立

熊疑表作羆此據
世家瞽王六季

趙相公仲連薦牛畜荀欣徐越用番吾君之言也趙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所恣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不可趙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趙侯屢問連乃偃疾不朝番吾君謂連爲相四季未進士也告以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進從之先進牛畜侍

以仁義趙侯適然明日荀欣進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進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趙侯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

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本乖表編此與

趙世家異趙烈侯二季宋薛士龍曰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已烈侯改過不吝賢矣哉

魏侯先封長子擊爲中山君意欲立少子摯爲後久之問于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封君之太子不以封其弟何謂仁君魏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觸對曰仁君也魏侯曰何以知之觸對曰君仁則臣直任座

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魏侯悟使翟觸召任座而反

之親下堂迎之

左傳晉士會戒諫之莫繼任翟不可無二

適擊聽其傅趙倉唐

之言以晨鳧北犬獻魏侯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

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縹北犬敬

上涓人

郭曉言涓人求千里馬涓人養獸官也

魏侯曰擊恣我知我好北犬

嗜晨鳧也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

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魏侯怵

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

于庭魏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似倉唐曰禮儼人

必于其倫諸侯無耦無所儼之魏侯曰長大孰與寡人倉

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席帶廣綦之倍則不夏

造魏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魏侯曰于詩何好倉

唐曰好晨風黍離魏侯自誦晨風詩終章曰子之君以我

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息耳魏侯又自誦黍離詩終章曰

子之君怨乎曰不敢時息耳魏侯說曰欲知其子視其母

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使賢于是遣倉唐

賜擊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至既至擊起拜受賜發匱衣

蓋顛倒擊曰趣早駕吾父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

擊曰賜擊衣非爲寒也令子以雞鳴至召之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魏侯魏侯大喜置酒而偁曰遠賢而近所恣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

少子擊封中山君立擊爲後

呂覽自知韓詩外傳入說苑奉使新序雜事一合纂魏文

侯二季韓傳說苑皆言立擊

在封中山後之三季故編此

擊韓傳作訴新序雜事一載任座翟觸事姓名互易觸新

序作璜名觸而字璜擊之立任翟繼諫而成功說苑曰

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則倉唐與有功焉

魏使西門豹爲鄴令翟觸所薦也豹辭魏侯曰子往矣必

就子之功成子之名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之術魏侯曰鄉

邑老者爾先坐之士子入爾問其賢良者而師事之有好

掩人之美揚人之醜者爾參驗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

而愈明明乃治

四句依說苑政理增策無此文

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

之幼也似禾黧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也豹受命既至鄴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故知鄴之三老廷掾與祝巫等以此斂財私己也至期豹赴會謂三老巫祝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投大巫于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不出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于河中凡投巫之弟子三復投三老一人皆不出豹復欲使廷

掾及豪長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乃罷自是河
伯娶婦之患絕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
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魏侯行其縣果然豹曰臣聞王
者富民霸者富武亾國富庫臣故稽積于民君以爲不然
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升城鼓之果然魏侯
曰罷之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
可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
燕復地而反初董安于之心緩故佩犇以自急西門豹之
性急故佩犇以自緩

西門豹事見國策及史游稽傳補淮
南子人問訓說苑政理其佩犇事見

韓非觀行以下魏侯卜
相雀瑣語推之編于此

周季編略卷三

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集

安王四

王名驍威烈王子

庚辰元季春正月王踐位

楚王卽位

後諡悼

秦伐魏至陽孤

魏世家季表秦簡公十四季魏文侯三季陽孤卽水經注之陽壺通鑑作陽孤史記

柯本王木

亦作孤

辛巳二季魏韓趙伐楚至桑邛

楚世家及表通鑑合纂魏文侯韓景侯趙烈侯四年季楚悼

王二季桑邛楚世家作桑耶

周季編略

卷四 安王

一

儂居遺書

鄭園韓陽翟

季表鄭繡公
二十三季

魏侯先從卜子商受經問樂段干木田無擇皆同受業于
門後魏侯亦以師禮事段干木田無擇初魏侯往見段干
木段干木踰垣避魏侯立倦而不敢息自後段干木知其
誠也許之見魏侯知其賢不可以竅祿羈也盍欽事之過
其間則必式僕問故魏侯曰段干子光于德舊作干木非
段干姓且名
呼亦寡人光于勢段干子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
貴財不若義高魏侯與田無擇飲魏侯曰鐘磬左高其不
比乎田無擇笑魏侯曰何笑無擇曰聞之君明則樂官不

明則樂音審乎音正恐讙乎官也魏侯偁謝魏侯與田無
擇語有兩童子青白衣侍于岸無擇曰此君之寵子乎魏
侯曰非也其父歿于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無擇曰君
之寵此子也又將殺誰之父乎魏侯惻然曰寡人受命矣
自是以後兵革不輕用先是公子季成下言季成得子夏
子方段干木此乃
未知子方時謂魏侯曰君與子方齊禮假有賢于子方者
也故言先是也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仁人也
君又何以加之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仁人也
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
尊謂子方仁人也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子季成自退于郊

三日請舉魏侯之好賢受善不惑人言如此久之秦興兵

欲攻魏司馬唐諫曰魏禮賢者國人偁仁上下和洽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乃按兵輟攻國策季表世家呂覽期賢淮南子修務訓說苑尊賢復思

新序襍事四五高士傳後漢書李固傳注合集呂覽作司馬唐淮南子作司馬庾新序作唐且論衡非韓篇曰童子

操刀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

恣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刀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固則童子之修禮盡敬也卻軍不犯高魏文之禮也

魏李克卜子商之賢弟子也魏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

克曰有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

惡之魏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

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
教愚則童蒙弗惡也魏侯又問曰爲國如何李克曰臣聞
爲國之道會有勞祿有功使有能賞必行罰必當魏侯曰
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其父有
功而祿其子無功而會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藝
入則修竽琴鐘石之聲以亂鄉曲之教臣聞之憂淫民之
祿以來四方之士君其行之魏侯又問曰刑罰之原安生
李克曰生于姦邪淫佚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
者飢寒之符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

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恣誅之是爲民設陷也荆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其傷國之道乎魏侯又問曰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亾也自古好戰窮兵未有不亾者也魏侯偁善

韓詩外傳八及十說苑政理反

竹新序彙事五合纂漢書魏文侯六篇李克六篇此蓋其僅存者呂覽適威淮南道應訓以吳亾一條爲魏武侯所問

魏侯卜相問于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遠妻國亂則思遠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外不謀內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魏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貴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魏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觸之家翟觸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矣翟觸忿然作色曰觸失望于先生矣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克子之

言克于君也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
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貴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君曰出
矣吾之相定矣是以知成子之爲相也翟觸曰然則觸何
負于成子西河守吳起觸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惡觸進
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觸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
觸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觸進屈侯鮒觸何負于成子李克
曰子安得與成子比乎成子會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
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之所舉皆人主之

師也子之所進人臣之才也子惡得與成子比哉翟燭遂

巡再拜曰觸失對願卒爲弟子

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苑臣術合集依魏世家編此

大事記依季表編于威烈王二十一季呂覽舉難與史記互異說苑首一條與史記同次一條略異而大旨仍同其末載田子方謂翟璜曰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之五舉者蓋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是翟璜已爲子方所備矣而季戎子之賢何如邪

韓侯虞葵諡曰景子取立

世家景侯九季當作四季

趙侯籍葵諡曰烈國人立其弟

世家烈侯九季當作四季

秦伯悼子葵諡曰簡子立

依表簡公十五季本紀作十六季子惠公史失名

壬午三季春正月韓侯卽位

後諡烈見索隱表云韓列侯

趙侯即位

後武

秦伯即位

後惠

王子定奔晉

表晉烈公二十一季

魏虢山崩壅河

季表大紀魏文侯五季

楚歸榆關于鄭

季表楚悼王三季鄭繆公二十四季

未四季楚伐鄭敗鄭師遂圍之鄭伯殺其相駟子陽以說

鄭人有列禦寇者家乏食客言之于子陽子陽饋之桌不

受其妻諍之禦寇曰彼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亦

將以人之言而舉我且受人之桌不歿其難不義也輕歿

子無道豈義哉至是子陽殺人益賢列禦寇禦寇著書八卷所引軒轅帝周穆王諸事及老聃楊朱之說或荒誕不經或僅可以治一身以治世則不足天瑞篇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爲人又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黃帝篇引孔子之言曰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憚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又引楊朱之言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恣又曰人未必無獸心禽獸未必無人心黃帝戰于阪泉以力使禽獸堯使夔典樂以聲致禽獸太古神聖

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駭禽獸蟲蛾所教
訓者無遺焉力命篇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恣之所
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歿生自命
也貧窮自時也此其言之善者也

鄭縞公二十五年楚悼

讓王呂覽觀世高士傳合纂列子書有孔子贊趙襄子語
有管夷吾晏平仲問答皆不足信其所言鄒衍魏公子牟
公孫龍孔子身皆狂列子
後益是書多後人增竄之

甲申五季曰有會之

本季表

韓故臣嚴遂使聶政殺韓相傀初嚴遂正議直指韓傀之
過傀叱之于朝嚴遂拔劍自救而公韓適衛居濮陽游求

人之可以報愧者至齊閭聶政勇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訪之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聶政謝曰臣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不敢當賜嚴遂屏人言己有仇未報聞足下義高故進百金以交讎非敢遽有求也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者奉以養老母老母在政未敢以身許人也堅辭金卒備賓主之禮而公及政母卒除服政曰我乃市井人嚴仲子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之我雖不受金然是知己也我安可無以報知己乎乃西至濮陽見嚴遂遂具告以己之仇爲韓相傀韓君之季父也請益其車

騎壯士爲羽翼以刺傀政曰韓與衛相距不甚遠也今將殺其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與仲子爲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杖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侯及相傀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政直上階刺傀傀奄抱韓侯刺之傀死兼中韓侯左右大亂政大呼復擊殺數十人乃自皮面抉眼屠出腸以死

傳作披古聲同通借也而注家皮傳之論不足據

韓取政屍暴于市購問其能識

文選別賦注作破策作皮列女

政之姊愛聞之曰其是吾弟與立起如市知死者果政也

伏厥哭極哀曰是軼浹井里之聶政也以妾之枉故重自刑以免妾從坐之辜百妾柰何良誅而滅賢弟之名遂死政厥之弟聶政之刺中韓侯也許異救之而免是故韓侯以許異爲相終其世

本韓策韓傀相韓篇又謂鄭王篇韓

季事舊誤以烈侯爲哀侯又以嚴遂爲韓山堅不可從詳見呂氏解題及國策吳注觀論衡書虛篇已辯聶政刺殺韓王之誤則其誤久矣

韓嚴遂之黨陽豎道西都西都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西都君西都君使客對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焉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

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國策鮑本編此入西周今依之

按是時天子在東周策併周君併寡人併小國其為西周無疑吳氏策注以周君為東周君以陽豎為堅即弒哀侯者式三弒弒哀侯者姓山名堅堅亦作巖而策言巖氏之賊陽豎與焉是陽豎為嚴遂之黨非山堅之黨也李錯尚史改周君為周王尤謬矣

乙酉六季鄭駟子陽之黨弒其君駟而立幽公之弟乙諡其

君曰繻

世家繻公二十七季繻或作繻乙或作乙陽見世家集解人表

宋公購由蕞諡曰悼子田立

世家悼公八季

丙戌七季春正月宋公即位

後諡

鄭伯即位

據世家集解後諡廢國滅私諡不足據與或亦如宋王偃之諡康康之為言空也與

秦伐諸繇

表秦惠公五年
大事記作繇諸

丁亥八季齊田和伐魯取郟韓救魯是時魯侯使眾公子或
官于晉或官于荆而不事齊犁鉏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
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雖多火
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彊而齊近魯患其
不救乎

季表韓非子說林上齊康公十
季魯穆公十六季韓烈侯六季

鄭負黍叛復歸韓

鄭世家康公二季齊威烈王十九
季鄭敗韓于負黍蓋取其地與

楚之魯陽文君將攻鄭墨翟往說之曰今魯陽境內有相
攻者君何以治之文君曰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如相攻

必罰之墨翟曰天之兼有天下亦猶君之有四境也今舉兵攻鄭夫誅其不至乎文君曰鄭人三世弑其君父天加誅焉使三季不安全我將助天誅也墨翟曰天誅足矣今又舉兵攻之而曰順天之志乎譬有人于此其子彊梁不材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于其父之志豈不悖哉文君默然墨翟之學以泛恣兼利爲急而短其父母之愆以節用尙儉爲務而薄其父母之葬恣無次等其弊也平日言天兼恣天下之人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治國者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天亦

將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降之以病疾禍崇此

其心慈也至是以之說魯陽文君文君服乃輟兵

見墨子魯問天

志中節三賦君哀幽縉是也云三季不安全則絃縉後之三季也故編于此季魯陽楚地文君封于魯陽之君也烈王五季魏伐楚取魯陽見表惠王以梁封文子辭乃與魯陽見國語至國策墨子皆言公輸般設攻宋之具墨子設守宋之具不知何季事攻貞王癸酉至此凡九十八季則墨子仕宋必在戰國季中央記誤衍宋景公之季國策鮑本因于宋策以景公標題後儒遂以墨子守宋在景公時不足據若墨子所染篇言宋廢事則墨者徒增城之百

戊子九季魏伐鄭取酸棗城之

表魏文侯十一季鄭廢公三季

魏敗秦師于注

魏世家正義注或作鑄秦惠公七季

楚伐韓取負黍

見表及楚世家明柯本王本史記季表于楚表云韓伐我負黍誤矣楚悼王九季韓

烈侯

七季

晉侯止炭謚曰烈子頌立

世家烈侯二十七年頌一作頃

己丑十季春正月晉侯卽位

後謚孝紀季以孝公爲桓公

齊侯淫于酒色不聽政又好樂用萬人齊侯曰會飲不美

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容貌不足觀也于是

萬人會必梁肉衣必文繡

本世家墨子以下徒貸推之編此廉公十三季

庚寅十一季秦攻韓宜陽取六邑

表韓世家同秦惠公九季韓烈侯九季

齊田和徙其君貸于海上會一城以奉祀

齊世家廉公十四季

楚伐魏韓趙救魏敗楚師于大梁又追敗之于榆關是時

三晉方睦也初韓偕師于魏以伐趙魏侯曰寡人與趙爲兄弟不敢間命趙偕師于魏以伐韓魏侯應之亦然二國

皆怒已而知魏之爲己講也皆朝魏

楚世家魏策韓非說林魏文侯十三季趙

武侯九季楚悼王十一季式三按魏文侯之世魏與韓趙不交兵

楚與秦平厚賂秦畏三晉也

楚世家

辛十二季秦晉戰于武城

季表秦惠公十季魏文侯十四季韓烈侯十季趙武侯十季壽

貞王十三季書晉取秦武城斯時秦釐之敗戰于武城

秦縣陝

季表

齊伐魏取襄陵

世家襄陵季表作襄陽

魯敗齊田和之師于平陸

田齊世家魯穆公二十季

壬辰十三季秦侵魏陰晉

季表云秦侵晉通鑑同此據魏世家秦惠公十一季魏文侯十五季

魏侯會齊田和楚人衛人于濁澤田和爲魏講楚魏侯列

田和于會以定其位也于是魏侯使人來請立田和爲諸

侯

本田齊世家季表通鑑編齊康公十六季楚悼王十三季衛慎公二十六季

己十四季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其說曰地方百里提封

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公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

則畝益三斗不勤謹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爲粟

百八十萬石是地力空盡也復作平糴之法其說曰糴甚

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糶者必

謹觀歲之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糶三而

舍一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上糶二而舍一下孰自倍餘百

石上則糶一謂百石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

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斂而

糶之此平糶法也見漢書會貨志杜佑通典此事不知何

威烈王二十季史貨殖傳李悝誤作李克王伯厚日以茲

文志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盡地

非克也

魏侯使舍人田無擇獻鵠于齊君無擇行道失之獻空籠

見齊侯曰寡君使臣無擇獻鵠道飢漱臣出而飲會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返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非不能拔劍刎頭于中野也爲吾君不貴鵠而賤士也非不敢在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好故不敢恣身逃死來獻空籠惟君命之齊君大悅封之以邑無擇

辭依說苑奉使編史滑稽傳齊涓于髡事得連子魯展無所事韓詩外傳十齊使事略同

甲午十五季蜀取秦南鄭秦伐蜀復取南鄭季表本紀合集秦惠公十三季

呂氏疑表紀互異非也今正之

魏秦戰于武下

依魏世家編世家云敗我武下獲其將譙既獲秦將又言敗我疑有譌彼武下正義

引括地志云武平

魏文侯十七年

秦伯發諡曰惠其子出子立季二歲

季表惠公十三季

韓侯取襲諡曰烈子立

烈史亦作列古通烈侯十三季

魏侯斯襲諡曰文子擊立初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

芻問之對曰臣恣其毛文侯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明季

東陽上計錢布十倍

淮南子人閒訓云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此依新序禮事二

大

夫晷賀文侯曰是無異乎反裘負芻也吾地不加廣民不

加眾而錢十倍于何取之取之下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

不可居也此非所以爲賀也文侯見箕季其牆壞不築問

之對曰待時又問其牆何枉而不端曰固然從者會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曰晏進糲會瓜羹文侯出左右曰今君何得曰得四房牆不築而曰待時教我無糲農時也牆枉而曰固然教我無侵封疆也禁從者會園桃豈忘桃哉教我上無侵下也會我以糲餐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于百姓而省歛會之費也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又問兄賢弟賢臣賢之足恃否皆對曰不足文侯因問其詳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

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
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文侯偁善文侯之廩災繫服避正
朝羣臣皆弔公子成父獨不弔越五日後文侯改服坐正
朝公子成父入賀文侯問之對曰天子藏于四海之內諸
侯藏于境內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卒無人
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偁善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之
不願文侯曰何貧乎對曰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其
鄰人有一羊請與之以盈百數鄰人遂與之從此觀之富
者非富貧者非貧也文侯偁善

韓詩外傳八淮南子人閒
訓新序禮事三刺者符子

合纂魏文

侯十七季

趙侯夔諱曰武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世家武侯十三季

乙未十六季春正月秦伯卽位小主出子

韓侯卽位

後諡文

魏侯卽位

後諡武

趙侯卽位

後諡敬

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和後諡太公齊康公十九季舊編此事于十三季濁澤之自失

之此從田齊世家大事記

趙徙都邯鄲世家

趙武侯之子朝不得立謀亂不勝奔魏與魏襄邯鄲不克

趙世家季表同朝魏世家作朔式三按趙魏交兵自此始如文侯在此豈不開也

魏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管三苗左彭蠡右洞庭汝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河濟右秦嶺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恆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侯曰願

聞敵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吳起對曰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魏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晉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申公巫臣問之王曰吾聞中歸之言曰諸侯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繫之不肖而議于朝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于亡乎是以有喜也楚莊王之所喜而君獨有喜色臣竊思矣魏侯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

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魏侯問元季于吳起起對曰
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
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古者君始聽治
大夫士庶人有言必達可謂不壅蔽矣息民之利除民之
害可謂不失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可謂
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元季之本也國策吳子圖國荀
子難問呂覽駢悉

說苑貴德建本新序陳事一合纂呂覽以退朝之諫爲李悝事與此異

丙十七季秦小主之母惠夫人用奄國人不說靈公之子
連亾在魏間之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

納公子連乃公入翟從焉氏塞

焉作馬者譌

藺改納之惠夫人

聞之大駭令吏發卒拒之吏卒之初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吏卒俱至至則圍宮弑其君出于惠夫人自殺公子連既立怨右主然將舉之德藺改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祇若此則秦臣爭入亾公子矣此不僂于主由是賜

藺改官大夫而復右主然之舉

秦本紀云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

索隱云獻公名師隰此據呂覽當賞與本紀異大事記云秦人紀秦事應不誤當從之

魏乘秦亂與韓趙分取河西地

秦紀魏武侯韓文侯趙敬侯二季

魏相商文

起傳作田文此據呂覽執一篇

先與吳起論命起曰事君果有

命也夫文曰何謂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

謀子孰與起

與如也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

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

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

下而位加吾上命也夫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未

信方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由是商文與吳起甚相得商文卒公叔爲相與起隙有王

錡者譖之于魏侯魏侯益疑乃召起起至岸門止車望西

河泣數行下其僕問之起曰君誠知我秦必可亡今君聽讒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也不久矣魏從此削

乎既至魏魏侯遣之適楚

本史傳呂覽長見執一觀表通鑑書于十五季大事記書于十

六季今書于復西河後魏世家云魏武侯九季使吳起伐齊事在吳起歿後必有譌字不錄公叔或謂卽公叔痤見顯王

七季

吳起箸兵訟在未公魏之海圖國篇曰管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民知君之恣其命惜其歿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歿爲榮退歿爲辱矣又曰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

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治兵篇曰凡兵戰之場必死則生奉生則死論將篇曰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此其言之善者也

吳子

齊伐魯破之

季表齊太公二季魯穆公二十五季

魏城安邑王垣

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王垣王講作土又譌至皆與徐注相違事見世家季表

魏武侯二季又水經六節注引此事亦云武侯二季與史符索隱引竹書紀季云武侯十一季編紀季者乃編于下二十六季云魏城洛陽安邑王垣洛陽二字尤誤

趙敗齊師于靈邱

趙世家

韓伐鄭取陽城

季表世家鄭康公十一年

韓伐宋至彭城執宋君旣而釋之

季表世家宋休公十一年

齊侯和葵偶太公擬尙父也子午立

世家田太公二年季索隱引紀季午之上有

田刻刻立十年田午殺刻而自立又引春秋後傳亦云田午殺田侯及其孺子喜皆與世家異

丁酉十八季春正月秦伯卽位

後諡獻

齊侯卽位

後諡桓

秦禁殉葬

秦紀

齊伐魏趙救魏戰于廩丘齊師敗績

趙世家敬侯三年魏武侯三年

戊十九季秦城樂陽自是秦亂平謀東伐欲復穆公之故

地修穆公之政令焉

本秦紀季表及孝公元季下令脩合編事在獻公二季大紀大事記云秦

徙都失之徙郡

在烈王二季

魏敗趙師于兔臺

季表趙敬侯四季魏武侯四季

趙築剛平以侵衛

趙世家衛慎公三十二季

己亥二十季日有會之晝晦

季表通鑑

楚使吳起爲令尹起言于楚王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疆祿減百吏之祿秩捐不急之枝官以

奉選練之士于是楚王信之而使之執政起既執政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廢公族之疏遠者捐冗官專于撫養戰

鬪之士卒以彊兵威破游說士之言縱橫者而國之宗室

貴戚多怨之韓非和氏呂覽貴卒史吳起傳合纂楚悼王

逆推之編此吳起將材非相材爲

楚令尹而專于獎戰士遂獲禍

趙圍衛衛乞師于魏魏約齊伐趙以救衛取剛平國策世家衛慎

公三十三季趙敬侯魏

武侯五季齊桓侯三季

楚令尹吳起行縣適息見屈宣曰曰王不知起之不肖以爲令尹今將次楚國之轂而平其祿損其有餘以繼其不

足低厲甲兵以時爭利于天下屈宜曰曰善治國者不變
故不易常今子變其故而易其常也兵者凶器也爭者逆
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川凶器禍必及子且子用魯兵不
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

焉吾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

今無禍噫將待夫子也吳起惕然

淮南子道應訓說苑指
武合纂曰淮南子作若

庚二十一年趙乞師于楚伐魏取棘蒲

趙世家趙敬侯魏
武侯六年楚悼王

二十一季棘蒲亦作棘溝
見齊策蘇氏說閔王篇

楚王熊疑夢宗室貴戚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

王厥太子臧立諡其君曰悼討爲亂者夷七十餘族

起傳楚世家

墨者鉅子孟勝善楚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于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楚攻吳起之亂陽城君與馮楚舉之陽城君吞楚收其國孟勝以不見符將歿之其弟子徐弱曰歿而無益于陽城君而絕墨者于世不可也勝曰吾于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歿則今以後求嚴師必不于墨者矣求賢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歿則所以行墨者之道也我將屬鉅子于宋之田襄

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孟勝歿徐弱先歿
以除路墨氏弟子歿者百八十三人蓋墨者之輕生好俠

如此

呂覽
上德

辛丑二十二年春正月楚王卽位

後諡
肅

齊伐燕至桑邱韓魏趙救燕戰于桑邱

據季表世家參定
大事記綱鑑皆誤

齊桓侯五年韓文侯魏武侯趙
敬侯七年燕釐公二十三年

鄭伐韓韓表云鄭敗晉敗疑叛之譎韓世家云鄭反晉言
鄭不服晉而來伐也大事記書韓伐鄭與此異紀

季子二十一季書

韓滅鄭尤歧異

壬寅二十三年趙襲衛齊人救衛

季表世家趙敬侯八年衛
愼公三十六年齊桓侯六

季

卷四

三

之五

故齊侯貨蕞諡曰廩無子齊自呂太公迄廩公凡二十九

世至此祀絕

表世家齊廩公二十六季

趙伐魏拔黃城

趙世家魏武侯八年

秦縣蒲藍田善明氏

秦表獻公六季

齊侯午蕞諡曰桓子因齊立有渤海人以黃帝時之扁鵲
自號者得長桑君過之醫術是時適齊齊桓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淡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
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淡桓侯曰寡人無疾遂不

說之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益淡桓侯
不應益不說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而退吞桓侯使人問
其故對曰疾之在腠理者湯敷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
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司命之所無柰
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

扁鵲已逃去

表世家扁鵲傳韓非喻老新序禘事二文選
養生論合纂據裴氏集解編此新序與史同

作齊桓公注引新序作晉桓侯韓非作蔡桓侯與此異前
海扁鵲之姓名里居見報王八季嵇叔夜養生論曰桓侯
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
新序韓非子體痛語與嵇論合史扁鵲傳作體病文選孫
子荆薦后仲容與孫
皓書注引史作痛

越自琅邪遷于吳

史索隱引紀季云越王翳三十三年依今本則翳之三十二年

癸卯二十四年春正月齊侯即位

後僭王謹威

狄收魏師于澮

季表魏世家武侯九年

魏韓趙伐齊至靈邱

季表韓文侯趙敬侯九年魏世家云使吳起不可信

齊伐燕趙救燕

世家燕釐公二十五年

晉侯頡頏諡曰孝子俱酒立

依表晉孝公十五年以下分晉事攷之表爲是世家云孝

公十七年

秦初爲市

大事記獻公七年

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也子

欲嫁耶漆室女曰魯君老太子幼是以惠鄰婦曰此魯大夫之惠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晉晉客舍吾家馬佚踐吾園葵令吾終歲不會葵鄰女奔倩吾兄追之逢霖水溺灰令吾終身無兄儻魯國有惠君臣父子皆被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惠也

列女傳三云穆公時

故編此倩琴操作請太平御覽皇親部菜部作俗請倩俗義近韓詩外傳二監門女事與此有異有同

甲辰二十五季春正月晉侯卽位

二季爲韓趙魏所徙史記解紀季云謚桓

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距蜀

季表世家楚肅王四年方一作力

趙與中山戰于房子

趙世家敬侯十季

魯侯顯夢諡曰穆先是穆公問于孔子伋曰立太子有常
乎對曰殷人質而尊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親故立子亦
各行其禮也文王舍適立次權也穆公曰苟得行權豈惟
聖人對曰聖人不以權教穆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
如對曰惟聖立聖其文王乎否則各賢其所恣不能審賢
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于祖廟亦權之可也至是太子舊
立

世家及孔叢子獲訊合纂依世家穆公三十三季帝王
世紀云元壬申終甲辰與世家合季表始甲戌終甲辰
則止三十一季

魯侯之夢也左右請相臣公儀休問公儀休曰止池淵

吾不稅隳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

哉依說苑政理編按中說注引古語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又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護王逸注閉心捐欲

也

韓侯駿謹曰文子立

世家文侯十季

乙二十六季春正月魯侯即位

後謹共今各本史記季表書魯共公元季于此柯本

王本史表後一季元板史表後二季古書之誤具如此

韓侯即位

後謹

趙伐中山獻于中人

事見趙世家趙繳獻十一季大事記云中山獻四邑以和漢書趙武靈王

二十一

季事

周季陽格

卷四 安主

新

微居遺書

王崩諡曰安太子喜嗣立

本紀

越太子諸咎弑其君駢國人殺諸咎立李錡枝

紀李駢三
十六李索

隱引

同

韓趙魏分晉地其君徙會一城

表及韓趙魏世家參定晉
世家云分晉在靜公二季

魏武侯十一季呂氏曰靜公雖會一城韓徙
都于鄭尚假靜公之命則史書晉滅滅誤矣

周季編略卷四

終